

紫宸博士著

神學四講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集二第書叢年青

種六十三第

講四學神

所

版

種六卅第集二第書叢年青

講 四 學 神

有

權

每冊定價

(郵費另加)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虎丘路一三一號

出版者

青年協會書局

著述者

趙 紫 宸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YOUTH LIBRARY SERIES II

NO. 36

FOUR TALKS ON THEOLOGY

By

T. C. Chao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Postage Extra

Dec. 1948

序

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三十週年紀念，邀我講基督教思潮，我因興趣所到，選擇了神學題目，以相周旋。教會須要有神學，中國的教會須要有中國人自發的神學。這四篇文字，是中國人在神學上的試作，研幾未熟，闕誤甚多，本不宜遂付剞劂。所以不揣譎陋，即以發表，不過是要起一個頭。俗語說，糝糠搓繩起頭難。開了始，深望基督教神學界即能施以批評，并且源源地将神學的思想與寫作湧出來。這四篇當然祇是涓涓的細流。作者接受了耶穌基督的啓示，自有生源，雖細流何妨。四篇俱以上帝在基督裏的啓示爲根基，論創世，成身，救贖，與道德的生活。篇章有限，其中當然不能詳論理性與啓示的性質與關係，亦不能講到聖靈，提及三一論，以及教會、將來、等等的教理。作者的思想會受何種影響，曾起何種變化，文中自不能傳述，有研究的神學者當可一望而知，不諳神學的讀者，望文生義，即不知其中思想的來源，亦沒有什麼關係。文中不作引徵之詞，不假參攷之書，自說自話，祇求合於聖經，不求徒事敷陳。剛剛脫稿，作者已自下嚴切的批評，深致不愜；然而至終不改一字，即以付梓，因其大旨已定，修刪是無益的了。上帝若賜予歲月，賜予安恬的心情，則較爲有統系的神學書，應可於將來寫成；此時起一個頭，也就是了。

趙 紫 宸

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
於北平燕大宗教學院

目次

篇一	創世論	一
篇二	成身論	二〇
篇三	救贖論	三九
篇四	道德論	五八

創世論

論 世 創

本書要簡單地說明神學上幾個重要的問題。未曾闡解之先，我們應當審查我們所用的題材，所持有的工具。題材是啓示，工具是理性，用理性來解釋題材是神學的工作。理性沒有題材是不能有作用的，理性本身，不能憑空造出事情作研究的對象，須要有題材的供給。而基督教是宗教，宗教的事實，在基督教方面看，當是超越萬有貫徹的上帝。上帝可以盡理性，理性無以窮上帝。上帝若非自己供給題材，宗教上即無有事實，無有題材。由經典的記載，教會史乘的傳敘，歷代聖衆的經驗種種方面看來，基督教神學的題材是上帝在基督裏的啓示。理性就要在這個題材上作工夫，成知解。神學是一種學問。各種學問都有所與，即都有題材，都用理性，即都憑思想去解釋所與的題材；理性認定了，接受了題材之後，不再到題材的背後去問爲什麼有這樣的供應。當然，理性可以批評題材，決定其真實與否，一到決定之後，便是作解釋。不過神學的題材是啓示，啓示是信仰所接受的，取來交給理性，命其作解釋。題材既爲信仰的對象，理性即不能對於題材下一個有無此事的判斷。理性若下一個啓示實在的判斷，至多不過給信仰幾個理由，決不能斷然地說信仰所接受的啓示，一定有或一定無有。理性若否定啓示是題材，那末題材既非真實，理性在神學上就沒有事可做的了。換句話說，在神學上，理性是爲信仰作解釋，使信者澈見所信的合於理性，而不背於理性，超於理性，而非逆乎理性。所接受的題

材，是由信仰供給的，不是自己造作的。近代的神學中有些學派昧於宗教的性質，既要講宗教，復要搜集合於科學的題材；所以在各種宗教裏找尋公有的基本事實，在人類的宗教經驗裏追求宗教的實體，所索得的是人文，而不是啓示。於是乎拒絕啓示，專講經驗，繞了很遠的圈子，所得到的祇是無實性的主觀的，不是由上帝啓示的所謂之宗教。這種宗教，異乎基督教的本質，同乎人文主義，自然主義，雖仍基督教之名，却已不是基督所垂示，使徒以及歷代教會所信從的真際了。基督教的內包既已空虛，宗教的依託，信仰的熱忱，也就因須依恃人力，而至於冷落凋零。人文是不能代替宗教的；宗教之所以爲宗教，原是因人不能自力出罪惡，得成全，須要超乎人生，超乎自然的上帝來救度，所以須要啓示，須要救主。自由主義的神學，單位教的理論，新自然主義的講解，祇能歸結於人自己。我們可以接受他們的批評與學術上的貢獻，不能隨從他們的誤解。他們將信仰當作理性，理性當作信仰，漫無限止，昧於真實，把下金蛋的神鵝宰了，還想天天得金蛋。在於我們，神學不走他們的路子，先接受啓示，然後作解釋。上帝在基督裏的啓示，綜起來說，即是基督，即是我們的題材。起點是宗教，是信仰，是接受。

其次，我們講基督教的思想，講神學，並不是在真空裏討生活。我們有我們的背景，有我們的環境。我們住在中國，住在中國，有中國的文化背景，有中國的社會環境。作講解，一方面要與這文化背景發生接觸，與這社會發生連繫；一方面要說明基督教自身的性質，補充中國文化的虧闕，供給社會的需求。中國的文化，是農業社會的文化，在思想理論與生活態度上都很接近自然。中國人大都相信人類祇

有這個現象世界，以及世界上的芸芸衆生，除却了這世界與世人，更沒有超越的眞際。所謂理、性、天、道、法，都是與形式、物質合而不離的，也都是內在的，不是超越的。任乎自然是中國的大道理。老百姓依地爲生，靠天喫飯，耕田作農，娶妻生子，天生天化，在承平的時代自得其樂，在戰亂的時節聽天由命。大人先生們挂着儒家的招牌，抱着道家的態度，其上也者還是志於道，依於藝，其下也者還是昇官發財。到了今日，表面上都改了樣子，骨子裏依然滿含着道家逍遙游的精神，儒家無可無不可的情態。這樣的人最會自詡優容的大度，實收浮漂的細利，對於宗教最不在乎，對於寬大的自由主義，科學式的自然主義，藝術化的人文主義，理性化的學問主義最能兼收並蓄，五體投地地投降；而對於講啓示的基督教，最不能領悟。他們自己最迷信，最會崇拜自手所造的偶像，却最不會領受超自然超人生宗教的眞實，最不容易相信人格的上帝。自信不迷信的人是最迷信的，也是最怕迷信，也是毫無任何信仰的。可是現在中國文化崩潰了，種種社會制度解組了。基督教在中國倒有了良好的機會，一則因爲人比從前稍微謙卑些了，稍微要尋求信仰了；一則因爲基督教碰到共產主義強烈的對抗了。文化是不怕矛盾的，基督教是不怕反抗的，艱難的當前正是新文化、新信仰的開始。所以基督教儘可以講與中國文化中國民族性相衝撞的啓示，將強有力的新血液注射到中國人中間去。基督教所有的，是中國所沒有的，以有加於沒有，當然不必懼怕矛盾與衝突。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講啓示了。

基督教的啓示，是上帝自己所說的話。上帝一說話就是創造的表顯；所以講啓示必先從創世起，

必先提到創世論。讀者聽了這句話，不免要有點詫異，但請略爲忍耐，慢慢地看下去，自然會知道其中的緣由。我們先要問，上帝什麼時候開始作啓示，開始說話的。回答是在創造世界的當際。我們若又問：上帝什麼時候創造世界？回答是沒有什麼時候。上帝自存而永存，不住在時間之內；不變不易，真性長圓。上帝是創造的主宰，即永遠長恆是創造的主宰；他既是永遠長恆的創造主，我們當然想不出有上帝而沒有被造的世界。難道被造的世界與上帝一樣地永遠長恆麼？是，也不是。第一：上帝長恆，無時無空，不入於時間，不限於空間，不旋轉於時空。其靜也爲永恆的本體，其動也爲創造的諸相；創造的行爲發生受造的萬有，萬有本身旋轉而爲時間，萬有殊相互立而爲空間，萬有含蘊於時空，時空實現於萬有。相互相轉，變化遷易，而人莫可見其端倪。創造的行爲乃是一個奧祕。上帝永恆，永恆者不變不易，而不變不易者爲一切變易的主宰。所以上帝永恆，所造的萬有不永恆；上帝爲主，萬有爲上帝所遣使，雖有上帝，即有萬物，由主與非主而觀之，却依然是上帝永恆，萬有不永恆，萬物不與上帝並爲永恆。上帝長有，萬有不長有；上帝無始終，萬有有始終。上帝則起初如此，現在如此，永遠亦如此，世世無盡。萬有則此時如此，彼時不一定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不一定如此。上帝自足，萬物不自足；上帝自由而自存，萬有則依賴上帝而得存。上帝萬能，而不能不爲上帝，不能不永爲上帝。上帝萬能，却不能違反自己的本性，不爲上帝，即違反自己的本性，所以萬能而不能不爲上帝。但是上帝爲創造之主，不能使自己變易，乃能使所造的萬有變易。上帝超時空，萬有不超時空；人不能說上帝有始，不能問上

帝起於什麼時候，却能想萬有有始終。萬有之始，爲上帝所始，萬有之終，爲上帝所終。不變不易，如何使萬有有變易，無終無始，如何使萬有有始終。人的智力有限，理知有窮，所以說須憑信仰，又所以說一能統殊，全能使矛盾爲綜合，綜合於神化之中，是謂奧祕。全能本非人所可知，本爲奧祕，全能之能，能使相反者相成，相遠者相近，相背者相接。這些話，並非虛構，若必欲找根基，則請看自己。人卽是矛盾的綜合，因爲人是一是多，是同是異，是獨是衆，是常是暫，是恆是變，是絕對是相對，是自由是必要，諸凡矛盾，合於一生，如何合一，大智莫之知。莫之知，而又爲事實，卽是一個奧祕，奧祕原是長有的，平凡的，可使人驚異，而不足以爲駭怪的。然則，我們說上帝永恆，萬有不永恆，可以不說時間而知先後；上帝在先，萬物爲後，世界非泛神之神，而上帝爲獨一超越的創造的主宰。上帝不測，萬有亦不測；上帝不測因爲常，萬有亦不測因爲無常。常者無以測其神妙，無以測其淵深。無常者，雖有定則，雖有規程，而祇能識其大概，不能決其必然如此，必然如彼，明日必然出太陽，世界必然無止境，人生必然有如此如彼的結局。萬有是一個大不測，萬有之內，無有自定自由的實在，必倚乎上帝的旨意與作爲。我們問上帝永恆，在什麼時候創造世界；我們思想所及，祇能回答說上帝不在古時創造世界，不在將來創造世界，只在無前無後，不是時間中的現在之現在裏創造世界。由人的話可說之處而言，祇有說上帝無時不創造世界。在這一剎那中，上帝創造。在無量數的剎那中，上帝創造。上帝若止息創造，萬有卽要煙消而水逝，星散而雲盡，歸於烏有了。耶穌說：『我父作工，直到如今，我也作工。』所謂安息日，乃是爲人設立的；上帝

永無止息。

再進一層，我們要問上帝怎樣創造世界。聖經裏說：『上帝說，當有光，就有了光。』創世記一章三節上帝創

造是用他自己的話。又說：『太初有話，話與上帝同在，話就是上帝。』這話太初與上帝同在，萬有是藉

着話創造的；凡創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話創造的。約翰福音一章一至三節又說：『主的言語正直，主的一切作為，

盡皆誠實……天因主命而造，天上萬象，也由主噫氣而成……因為主說有便有，命立便立。』詩三十三篇四至九節

上帝用自己的話創造世界，就是用自己創造世界，上帝就是話，上帝的話就是上帝自己，上帝自己就是

上帝的話，聖經裏說：話就是上帝。我們再問，一句話如何便是創造呢？我們不能完全答覆這個問題，

因為創造的化工是超乎人的經驗的；我們却又可以不完全地答覆這個問題，因為我們也稍微有創造

的經驗。上帝用話創造，上帝自己又是話，所以上帝用自己創造。上帝不用材料創造，所以我們不能

解釋創造，因為我們創造必須用材料。上帝之外，並無材料。古昔的神學家以為上帝創造世界，使有

出於無，又說有不能出於無，惟無出於無。他們碰到了難題，沒有想到上帝用自己創造世界，並非有出

於無，並非無歸於無。上帝不用材料造世界，而用自己造世界，在用自己創造這一端上，我們可以講，因

為我們也用自己創造。我們固然用材料創造，沒有紙筆墨硯我們不能寫文章。我們的能事是使有

關係的東西斷絕了關係，例如使金離沙，使鐵出土，使不發生關係的東西發生關係，例如使玻璃為燈罩，

銅絲作電線，其他的物件成這樣那樣，合成一盞電燈。這是用材料，這是用材料的創造，是我們的創造，

不是上帝的創造。但是一篇文章，有我自己裏頭，一幅畫圖，有我自己裏頭，任何一種製作品，無論大小，無論簡單複雜，都有人們的心思智慧在裏頭。倪迂作畫是寫他胸中的逸氣，人們欣賞他的枯筆淡墨，不能不見倪迂在畫裏；杜甫獨立蒼茫自詠詩，人們誦其名句，不能不視其中有乾坤一腐儒。讀其詩，可以想見其爲人；觀其書，可以接觸其爲人。人自己就在他的作品裏。這樣，上帝用自己造物，我們也用自己造物；上帝用話造物，我們也用話造物。話是思想情緒意志趣向的表達，即是自己的表達。上帝用自己造生命；我們有限量，但也用自己造生命。男女媾婚，陰陽交澤，而生子女，均多少是自己的開展，多少像自己，肖自己。化工雖神妙，我們也稍微懂得一點兒。

、上帝的話，就是上帝自己，話成肉身，就是無形無象、無聲無臭、無始無終的上帝有形有體地、充滿地住在耶穌基督之內。基督是上帝的話，上帝用話創造萬有，即是上帝用基督創造萬有，也即是基督自己創造萬有。經上說：『他曾立子爲萬有之主，又曾藉子創造諸世界。子是上帝榮耀所發的光輝，是上帝本體的眞象。』希伯來人書一章二至三節經上又說：『他是不能看見的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萬有之先。萬有都是靠他創造的，無論天上的，地上的，有形的，無形的，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都是靠他創造，也是爲他創造。他在萬有之先，萬有靠他而立。』歌羅西書一章十五至十七節然則上帝創造萬有，是上帝全能的施舍，自己的給予，本身的犧牲。上帝自己開拓出來，成了世界，自己表顯出來，成了基督。創造是基督的活動，是聖子的作爲。我們看見了世界，便看見了上帝的神性與永能；我們覺察了內心，便瞻矚了上帝

的妙慧與恩慈。所以保羅說：『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又說：『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與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然眼不能見，但觀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羅馬人書一章十九二十節

上帝的話是自己，又是自己的理性，彰而明之，就是聖子，吾主耶穌基督，表而出之，就是萬有的法律，衆殊的規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萬有之則，衆生之規，在耶穌基督裏成了一個集中點。這樣，自創世而成身，由造化而爲世，是一貫相承，一線相延的上帝的作爲。

上帝又爲什麼要創造呢？回答是不爲什麼。問爲什麼就是問目的，問宗旨。上帝是純全整一的神，自身之外，更無所有，既已純全，更何所求。既已整一，更何可以言零。既已純全整一，自無需要達到的目的；既已至高至上，自無可宗可仰的旨意。所以我們若問上帝爲什麼創造世界，惟一的回答是不爲什麼。但又果然不爲什麼麼？那又不然。上帝是上帝，不能不作上帝，不能不造萬有；爲的是上帝是上帝。本來如此，原來如此。人自己是有目的的，要後顧要前瞻，後顧有影子，前瞻有將來，所以凡事要問爲什麼，問爲甚麼是人的不純全整一，也是人的榮耀。爲要教人自己得瞭解，所以有問，問的結果是上帝不爲什麼，只是爲了上帝自己而創造世界。上帝自己是上帝的目的，是上帝的宗旨。我們可以說，上帝爲要彰顯自己的愛，爲要成全人，使人得有上帝的光榮，所以創造世界。這樣一說，就說遠了，所說的也許沒有錯，但是一問爲什麼，連來了一連串永無終止的爲什麼。上帝爲什麼造世界，因爲他要人類享受世界；上帝爲什麼要人類享受世界，因爲上帝愛人；上帝爲什麼愛人，因爲人是依照上帝

的形像造的；上帝爲什麼要照自己的形像造人因爲上帝是愛上帝爲什麼是愛因爲上帝是上帝 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問下去是不能斷的，不能斷就是不能回答的，不能回答就祇有兜圈子，繞了很遠很大的圈子，至終還祇說得上帝造世界，因爲上帝是上帝，是爲上帝自己，是不能不作上帝。我們問男子爲什麼要愛女子，女子爲什麼要愛男子，我們答的時候，祇能說男是男，女是女，人是人。男女成夫婦，生子女；若問男女爲什麼要生子女，我們也祇能說其中有性，有愛，性與愛，就有這些事實。打碎砂鍋問到底，還祇是砂鍋碎了，砂鍋碎了，是一個不可移的事實，能解釋也罷，不能解釋也罷，事實仍舊是事實，人若要保存他的理性，就不能不認事實爲事實。上帝純全，在於他一切是現實，更無可以有現實的必需了。然而上帝却要人去成全他的旨意，要人服從，要人效法耶穌，並學習爲人，學習爲上帝的子女。上帝不要達到什麼目的，却又要達到什麼目的。所以兜了圈子，還是圈子，轉來轉去，還是轉到上帝是上帝。在上帝裏，一切矛盾得統一，一切衝突得協和，根本的真理，說起來是一個相反相成的反成詞。(Para-dox)

上帝造世界，上帝又造人。用話造世界，用自己的像造人。聖經裏的故事敘述上帝擲土爲人，做一個土偶，做好了，吹一口氣在土偶的鼻孔裏，那土偶便成了亞當，做了我們的始祖。這是神話，却也是真理。上帝既已造了有形有質的物體世界，又使人爲世界的一部分，他當然是一個土偶。又要他有上帝的形像，當然要吹一口氣到他裏頭去。人於是乎是靈肉一致，靈肉交戰的動物。無窮的問題要

從他生出來。上帝用話造物，用自己的形像造人，而形像還是上帝的話。耶穌基督是話成肉身，話成

了形像，所以說是『上帝榮耀的光輝，上帝本體的眞像。』話可以成爲形像，也可以不成爲形像；由其

成爲形像而論，則話卽有人格性；由其不成形像而言，則話卽是一個法則。所以上帝用話造物，物固塊

然者也，用形像造人，人乃有人格矣。其中的分別是極微妙的。上帝先造物，後造人，先造其下也者，後

造其上者也，人於是乎爲萬物之靈。諺云，人爲動物，惟物之靈，就是這個意思。人受了創造，以物爲體，

有天地之塞，吾其體而成形，以心爲本，有天地之帥，吾其性而爲靈。肉體心靈，均有所由，含無窮的欲望，

而全未得識，得有限的滿足，而萬事須行。有選擇的自由，此亦可行，彼亦可行，自然卽有無意走錯，有意

犯法的可能，站在陰陽的分水嶺上，一失足卽可墮入黑暗的深淵。亞當夏娃所站之地，前後俱蒼茫，左

右俱險阻，要立得穩，非完全依賴上帝不可，一涉違逆，卽要傾跌，而始祖竟跌倒了。上帝知其如此，所以

在建立世界基礎之前，已爲人類預備下一個救法。太初就有一個預定的計畫穩藏着，直到耶穌基督

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後，纔向信衆顯出來。哥前二章七節太初就好像預定誰可得救，誰不能得救，所以啓示錄裏

說：『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載在被宰之羔的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那惡獸。十三、八章太

初就有被宰的聖羔。彼得說：『人的得救是憑着基督的寶血，一如無瑕疵無沾污的羔羊之血。』基督

就是被宰的羔羊，而這位『基督在創世以前，是豫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這末世纔向：（人）們顯出

來。』彼前一章十節上帝創造人，將自己的形像給了他，是一個極大的冒險，所以上帝要付代價，要預定召選

的計畫，預備被宰的羔羊。這是奧秘，在創世以前所隱藏的，在末世所顯示的。人含蘊着上帝的形像，有自由，可順上帝，可以逆上帝。一涉於逆，遂即死亡；一犯了罪，遂即可使萬有淪胥，衆殊悲歎，羣生墮落，天地分崩。上帝預定了救法，使聖子成軀，基督舍生，所以創世的工程裏包含着救世的行為，救世的行為裏包含着創世的工程。

上帝造了人，人倒要取上帝而代之，虛空得無以復加，却又驕傲得無以復加。人竟成了一個大矛盾，最醜最美，最愚最智，最無能，不戴角，不帶蹄，不披毛，不生爪牙，除了四肢，毫無兵器，而最厲害。人又最可惡，最可愛，不墮落，好像不能往上衝。有意志的衝突，有情欲的紛綸，有理性的爭執，有權利的攘奪，男人搶女子，女子奪男人，殺弟兄，衛國家，弄得世界變了戰場，人生成爲悲劇。聖人講禮教，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驕矜；小人講享樂，一有飽暖，即思淫欲，得隴而望蜀，合縱而連橫。見他人眼中的木屑，不窺自己眼中的棟樑，殺人盈野，殺人盈城，使受造的萬物都不得安寧。至其極，人征服了自然，創造了人文，自己却做了自己的仇敵，成了自己的奴隸。提了自己的鞋跟，大力士不能離地一尺一寸，插手於腰，也不能將自己的身體舉起來。起初的時候，上帝問：人哪，你在那裏？到現在，人沒有辦法，要問：上帝啊，你在那裏？上帝的形像在人裏頭，被罪惡翳蔽了，人自己就沒有找尋得上帝。人代替了上帝，上帝隱藏了，代替品也變了樣。於是人們造出許多偶像來。人是崇拜的動物，有宗教的心情，必須有崇敬的對象，所以拜蟲豸，拜鳥獸，拜日星，拜山川，拜英雄，拜金錢，拜凶神惡煞，拜混世魔王，拜顛倒的夢想，拜千奇百怪

的偶像。野蠻的人有野蠻的人的摩洛與亞斯他錄；文明的人有文明的人的馬施與維納司。而受造之物則嘆息勞苦直到如今。文明到極點，野蠻也到極點；講理到極點，不講理也到極點。操刀者必死於刀下；原子彈就在科學家頭上逞威風。人征服了自然，自然立即反咬他的主人翁；人解放了自己，所解放的，立即成了鄴都城裏逃出來地獄餓鬼畜生。轉來轉去，儘在死的圈子裏。上帝明明在眼前，雙目炯炯的人竟不能看見，科學家不管帳，聰明人把上帝講得上帝無影無蹤；急來抱佛脚，佛脚是泥做的，情急呼天，天是沒有門的。這樣的世界，橫亘在巴別塔下，是上帝創造的呢？是人弄壞了的呢？上帝所造的世界，變易無常，是一個巨大的不測，上帝所造的人殘闕虧虛，是一個渺茫的不了。難道上帝不能造一個更完美的世界，造一個更妥善的人類麼？上帝爲什麼造了這樣一個世界與人類呢？難道上帝對自己開玩笑麼？人們住在上帝所造的世界裏，心中不滿意，恨不得把萬有摧毀了，重新造一個比較滿意的天地。詩人奧馬開牙有詩道：

心歡哪，真願你與我和運命通謀，

抓住了這整個可憐的結構，

我們豈不要把他摔得粉碎粉碎，

然後再造一個比較稱心的世界。

不信上帝的人看着世界世人，自然祇有悲觀；相信的，却有宗教上的見解。上帝造世界的時候，看